

麦家 破译人心

文 张杰



麦家 摄影 张杰

《解密》中男主角容金珍 有麦家本人少年时的影子

麦家认为,《解密》电影中的男主角容金珍比小说原著中刻画得更到位,更准确。“少年容金珍身上有孤独、孤僻甚至幽闭的一面,就是我年少时的样子。”

麦家生在杭州市富阳区蒋家村。少年时,因家庭成分不好,学校里没人和他交朋友,甚至孤立他,导致他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只能靠写日记倾诉恐惧、化解孤独。渐渐地,写作变成了他的“生理需要”。

他说:“电影中的容金珍简直就是踩到了我内心的这种精神之气。少年时他离开老宅,被养父小黎黎接到自己家里,一起生活,这部分的每个镜头都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被一个有爱的家庭接纳并小心呵护,甚至迁就他。后来他上了大学,又遇到一个惜才如命、非常看重他的老师。一颗冷酷的少年心,被爱和光焐热了。正是因为这份爱和光,让后来的他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愿意挺身而出,愿意为国家付出才华、生命,他对国家的热爱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中之那样自然。这就是他后来有家国情怀的一个重要源头。他获得了爱,也愿意去付出爱。”

麦家曾被记者问起,刘昊然扮演的容金珍是否符合他心目中对这个人物的想象?他回答:“在演员的选择上,我不发表任何建议,因为这是导演、制片人的专业工作。但我想说的

是,刘昊然演得非常成功,我参加了几次点映、路演,提到演员时,他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夸赞。刘昊然是一个青春、阳光、帅气的男演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把自己原本的形象完全抹掉了,重新塑造出容金珍这样一个一个人物,说明他很专业,愿意为角色全身心付出。他能够演到这个程度,不仅彰显出一种勇气,也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另外,巧的是,电影里面老郑的扮演者,我心里原本想的就是陈道明,跟导演的选择是重合的。”

在电影《解密》中,容金珍白天沉溺于幻想,夜晚在梦中度过。一心扑在解密上的他,在一个又一个梦境中穿梭——血红的大海、爬不完旋转楼梯、深海里的数字、闪着金光的摩天轮……世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他的梦中,包括密码。他努力接近着数字与符号背后的秘密,但过于极致的追求让他濒临疯狂,以至于分不清自己的梦境与现实。

麦家坦言,自己年少时也曾连续三年反复做一个梦,一只黑色的大鸟,从外面飞进来,把他从床上叼起,一人一鸟从窗口飞出去,逃离所在的村庄。少年时代,自卑、自闭给他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他渴望逃离现实,但这个愿望只能在梦里实现。后来他反思自己的创作,为什么《解密》《暗算》《风声》里面都有那种特别有才华,又愿意燃烧、奉献自己的英雄人物?可能正是跟自己年少时的这个梦相关——那只黑色的大鸟,是他想象中的英雄之鸟。

在麦家看来,写作有孤独、痛苦的成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疗愈。“成长阶段的一些遭遇,导致我成了一个长期被困住的人,内心很痛,通过写作,让我内心变得越来越舒展。我希望读者在阅读中也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舒展。”多年后,身为父亲的麦家对子女会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呵护他们的心灵,哪怕有时候自己被孩子气得发抖,但都尽量克制,不去大声责怪他们。“我也不知道我做对不对,不知道我这种教育方法对孩子是好是坏,但我放下了功利心,我的想法是,我小时候没有得到过这些爱,希望我的子女不要在这方面有缺失。”

十几年前,麦家从工作多年的四川成都回到家乡浙江杭州定居,他写作的题材也从谍战转移到故乡。2019年,他写了八年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出版,细细叙写了一个小村庄内涌动的暗流,发行量超过300万册,获得了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十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等奖项。

今年春天,麦家又推出新作《人间信》。“如果说《人生海海》是一个物体的阳面,那么《人间信》就是阴面,两本书是一体两面。《人间信》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我想掂量人性深层的一些东西,和读者分享一个人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相信人间总有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也相信在那条道路的尽头,你终将那个完美、坚定的自我再度相逢。”麦家透露,他会继续围绕少年和故乡,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以“故乡三部曲”的形式,深入探寻少年、亲人、和解等主题。

麦家访谈 写作就是自我疗愈 能抚慰内心的痛点

问:近年来,您的写作渐渐离开了谍战题材,改为人生感悟,已经出版了《人生海海》《人间信》两部作品,口碑和销量都很好,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转变?

麦家:《解密》《暗算》《风声》的写作,调用了我此前在特殊单位工作时积累的情感,随着写作的深入,已经将我表达的的东西差不多都表达完了,因此我想改变一下写作思路。小时候我家在故乡受到欺辱,我一直对自己出生、长大的村庄耿耿于怀,以至于我对故乡怀着一种愤懑的心绪,想忘掉它。后来我到外地上学、工作,跟故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人生最难的不是往前冲,而是回头看。最终我发现,你飞得越高,故乡对你牵引的力量就越大。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艺术的规律。地理的故乡是家乡,精神的故乡是少年,精神情感是写作最大的动力,也是写好作品最大的力量。我的心绪被打开了,与故乡达成了和解,尘封的情感和记忆开始苏醒,于是我开始新的写作。我还想说的是,《人生海海》《人间信》有我自己家乡的原型,可是我并没有刻意地为家乡写作,我写的还是超出某个地理范围的人的命运。

问: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麦家: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自我疗愈。我是一度被困在少年记忆里的人,内心有一个幽灵,我通过写作,驱赶这个幽灵,抚慰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痛点。小说是虚构的,但可能比生活本身更真实。我希望能与读者共通,同时,我也想通过写作,助力那些像我一样曾被过往和缺憾困住的人。

问:您在杭州开设了“麦家理想谷”,邀请青年作家来从事文学创作。这个过程,想必您接触了很多年轻人,您会给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麦家:一个拥有文学梦的年轻人,要想成为成熟的作家,将会走一段漫漫长路,其间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我能分享的是,如果出于特别强烈的想要成名成家的愿望去写作,那会很容易失望。写作应该是出于生命表达的需求,渴望通过写作的方式安放自己的灵魂,渴望安定下来。不要担心寂寞,《解密》坐了11年冷板凳,被退稿17次,我希望年轻人借鉴一下这本书的遭遇,不要急功近利,要把写作当成生命,当成利用时间的优质方式、安放内心的一个通道。

问:您曾多次谈到自己喜欢博尔赫斯,您觉得那些杰出的作家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麦家:我喜欢博尔赫斯说话的方式,喜欢他看世界的角度。时至今日,我有时候出门还会带一本他的书。他好像成了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亲人,经常跟我说说话。我真觉得自己生而有幸,爱上了文学,认识了很多“亲人”,受益无穷。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去享受文学的美好,通过阅读,去跟更多的亲人、朋友相聚。

《解密》初创于1991年 经历了17次退稿

前不久,麦家到成都参加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相关活动,根据他的小说《解密》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本届百花奖上作为开幕影片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也于8月3日在全国公映。麦家表示:“我真心希望电影《解密》能获得成功,这种成功包括两个方面,既有艺术方面、审美方面,也有票房方面。我对这部电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它用很生动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没有喊口号,由心而生,非常自然。”

此前,麦家的小说曾被改编为四部电影、八部电视剧,多次掀起谍战浪潮。在《暗算》《风声》拥有多个影视改编版本之后,作为麦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的影视版一直备受期待。

《解密》被麦家称为“人生中的一块磨刀石”。这部小说最初写于1991年,经历了17次退稿。“一开始每一次退稿对我都是一次打击,一次折磨,我几度打算放弃,但是不能,这个故事已经在我心里酝酿得太久了。后来,我不再觉得退稿是一种痛苦,倒像是一个作品在过日子。”麦家回忆。

2002年,《解密》在《当代》杂志首发。麦家说:“虽然受尽折磨,但对我也是锤炼。正是这种锤炼,让我对小说写作的热爱在经过考验之后变得更加稳固、坚定甚至锋利。”

之后兜兜转转三十多年,先后有六位导演想把《解密》搬上银幕,结果都不了了之,包括已经去世的何平导演。直到陈思诚来做这件事,项目被迅速推进,不管是写剧本、拍摄还是后期制作,一切都顺利。“或许是《解密》电影需要经历的磨难,已经熬过去了。”麦家说。

陈思诚导演邀请麦家出演《解密》电影中的采访者,但麦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我实在不擅长表演。陈思诚导演给我看过剧本后,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建议。我对电影人改编我的小说一直持开放态度——如果电影人来征询我的意见,愿意让我介入,那我我觉得,毕竟原稿是我写的,跟我还是有关系的,我会配合;如果电影人不来找我,我也能理解,因为花钱拍电影的是人家,不是我。”

麦家对《解密》的认可,更多还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逻辑特别严谨。作为该片完成后的第一批观众,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我确实看到了这部电影非常优秀的一面。首先,它对我的小说原著内容的忠诚度极高,小说人物的关系一点儿都没变;其次,电影的制作水准很高,可以说,我是亲眼看着这一群电影人,在一步一步地接近中国商业电影审美的天花板。”

麦家说,《解密》的拍摄过程,光转场就转了十几次,整个剧组有六七百人,大家非常认真细致地去拍好每一个镜头。比如,为了表现红色沙滩那个梦境,剧组搭建了5000平方米的大棚,用几十吨沙子铺成2000平方米的人造沙滩。“这让我看到他们做这个电影时有一颗雄心,很想为中国电影长一次脸。我一直认为,当一部电影足够优秀,那么它就不属于导演,

也不属于演员,而属于整个中国电影。”

麦家坦言影视制作的流程要比写小说复杂得多,“小说家靠的是个人的才华与劳动,而影视作品则是一个庞大集体的劳动,涉及编剧、导演、摄影、演员,甚至灯光、服化道、宣发等多个环节,属于一种工业化的生产。”

真正难以破译的 是深奥的人性和人心

很少有类型小说家能得到严肃文学界的推崇,麦家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找到了一种方法、角度,能让小说写得好看、流畅,故事性强,同时兼顾文学的高度,塑造人物,展现人性。作家、批评家王尧曾这样写道:“麦家的长篇小说就故事性而言,确实属于类型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是通俗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故事性作为文学层级里面下层的因素,被我们理所当然地置于纯文学的考量之外。甚至在有些极端的批评那里,故事性径直等同于通俗。这其实是纯文学意识形态制约了我们对于好的文学的想象力。从这一点来看,麦家的意义在于质疑了这种‘理所应当’。”

麦家作品的感染力,也说明了其艺术价值。《解密》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出版,还被收录到世界文学名著大型系列丛书“企鹅经典文库”,堪称中国文学走向海外的经典案例。

麦家也在不断地“解密”自己的人生。他确实有特殊单位工作过,虽然时间并不长,却让他对身边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在《解密》的男主角容金珍身上,倾注了我对那一群人真实怀念。如果没有这份情感,我也不可能去写他们。我就是想通过写作,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群天才,他们拥有迷人的才华,因为国家需要,在海边、在山沟里默默奉献,像传说一般存在着。”

电影《解密》带来了新的谍战热潮,但麦家却认为,比起《暗算》《风声》这两部典型的谍战题材小说,《解密》不算是典型的谍战作品。“它被搬上银幕,虽然加上了一点谍战因素,但在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应该属于历史主题的经典叙事。虽然没有正面表现,但是从中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国历史真实的影子。”

在《解密》小说的卷首扉页,麦家引用了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他说,自己并不仅仅是想讲述一个破译天才的传奇,比起具体的破译难题,真正难以破译的,是人间深奥的人性和人心。“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如果仅仅让观众看到一个故事,那都还是不够表面的。让观众从故事中看到人物的性格、命运,应该是一个好的文艺作品的底线。作家要去触摸人物的心跳,在这种心跳声中,让自己的心也被点亮。从事文艺创作,就是要关心人,发现人,感受人性的光辉,体会人的脆弱、幽暗,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塑造一个人物,再去感染我们的读者或者观众。”

讲述

王奎元(奉义天涯)出版新作《警察陆令》 当过公安干警的网络作家

本报记者 张洁



网络作家王奎元(奉义天涯)

前不久,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天津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共同主办了天津网络作家王奎元(奉义天涯)新作《警察陆令》研讨会。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社会意义入选“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网络小说榜”,王奎元的从警经历也让他在这类作家中脱颖而出。

警察离职写刑侦小说 生活为他提供素材

王奎元从小喜爱文学,上初中时,受《诛仙》《斗破苍穹》等玄幻小说的影响,自己在本子上写了很多小说。2015年,他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毕业,回到天津,当过治安民警,后来干过刑警。2021年,他因身体原因离职,到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同时在网上发布小说。

最早他考虑过写科幻题材,但是,对公安干警身份的深深留恋和自豪感,让他决定将重心放在警察题材上,希望通过小说展示警察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在他看来,许多刑侦类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当过警察,因此描写细节不够真实,总是差了那么点味道,“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

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公安干警的责任感、工作动力以及背后的情感和逻辑,这种缺失,可能导致他们的作品无法完全传达公安干警内心的真实感受。”王奎元跟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我可以提供更真实的案例,包括我身边的领导、师父和同事们的言行、性格、经历,展示更多动人的、值得称赞的警察故事。”

在写作过程中,王奎元遇到了很多挑战。“警察题材比较敏感,有些细节很难把握,可能会触碰到一些红线,很多人建议我放弃这一题材。”但他仍坚持下来,小说在网络上逐渐受到关注。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突然收到一位读者1000元的打赏,“我都蒙到了,他的赞赏给了我巨大的鼓励。”随

着他的小说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

“如果我的小说能帮大家更好地理解人生、理解人性,那就是有意义的。”在王奎元看来,无论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当警察的经历都会让他采取理性的方式,不仅体现在对情节逻辑的严谨布局上,也体现在对人物心理和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上。他会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展开思考,这无疑加深了他的小说的感染力。

王奎元也是“知乎年度新知答主”,回答了很多法律问题,并把它们写到小说中,因此他的小说也有了普法意义。“在派出所工作时,我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复习过程中,看了很多有争议、有趣、奇特的案例,这些都为我提供了创作素材。小说要有趣,不能说教,小说中可以加入一些法律知识,但不能过多,以免让读者厌烦。”

结合派出所工作见闻 创作网络小说《警察陆令》

《警察陆令》是王奎元写的第一部小说。他说:“我写这部小说,以咱们河东区一个派出所为背景,也就是我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原型都来自我身边的同事。”因为在

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感人至深的事,他一直想把这些事记录下来。“比如我处理过一些家庭纠纷,您想,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警官,去帮老夫妻老老老解决家庭矛盾,那得多为难?因为我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经验。可能工作时有那么一点儿尴尬,但写成故事,就有意思了。”而书中主角从派出所到刑警队的经历,与他自己的经历也是重合的。故事中写到许多派出所的日常,比如民房里闯入穿山甲之类的小事,让人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充满烟火气。

《警察陆令》中写到的一个细节,是王奎元在派出所工作时遇到的一件真人真事。有一天,他接到一起居民楼楼上漏水的警情之后,带着一名实习警官出警,上楼敲响房门。门开了,王奎元刚要进屋,眼角余光却捕捉到一个人影,手里竟拿着一把菜刀,眼神异样。“狭路相逢,我知道不能退,因为我一退,对方可能会马上往上扑,这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身后的实习警官,同时还得向所里报告,请求增援。我用身体顶住门框,跟持刀者在狭窄的空间对峙。我身高1.94米、体重100公斤,可能对方也有所顾忌吧,最终放下了刀。事后我了解到,他患有精神病。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体会,对警察来说,危险总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出现了。”

他结合工作中的所见所闻,将刑事案件线索穿插到常见的民事纠纷中,因此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都特别真实。“一个案子可能我会设很多埋伏笔,虽然有点儿复杂,但最终都能合理解释,串联起整条故事线。”他说。

谈到如何塑造角色,王奎元认为,要想让角色栩栩如生,吸引读者的眼球,就要勾勒出基础人设,通过

他们的行为和互动,逐渐展露其个性。一旦人设确立,角色本身便会按照这一设定行事,无需作者过多干预。他特别注重对反派角色的刻画,认为一个真正有深度的反派,不是用几句简单的审问就能揭开他所有秘密的,他必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做的每一件坏事,都有他的动机。

《警察陆令》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已经卖出了影视版权,电视剧正在筹备中。王奎元说:“我对这部剧充满期待,希望能真实还原书中的世界观,展现公安干警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合情设置、细致描写 呈现真实有趣的世界

王奎元的最新小说《警察陆令》,讲述了心理学硕士陆令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东北边境的一个乡镇派出所,成为基层民警,研究人格心理学的他总结出了一套独家理论,即人的社会思维的五个境界——天真烂漫、成熟老练、胸有丘壑、高深莫测、返璞归真。“无迹可循时攻心为上”是陆令的人生信条,他凭借对人心的精准把握,破获了一起起大案、要案。

王奎元读了大量相关书籍,但是他发现,实际应用起来,并不容易做到得心应手。例如,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要有审讯技巧,还要考虑到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不肯招供的犯罪嫌疑人,优秀的刑警往往具备心理学专家的洞察力,他们可能没有心理学的学位,没读过那么多的专业书籍,但他们的经验往往更实用、更有效。这是他写小说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尽可能地把他这种体会、这种感觉写到小说中。

写《警察陆令》,王奎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复杂且难

以驾驭的剧情,既要保持故事的逻辑,又要不失趣味性,需要反复构思,随时随地都在琢磨。他说:“写每一章,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我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重读我写完的部分,一遍一遍地读,总能发现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这些新发现往往会成为后续剧情的伏笔,为故事增添层次感。我也会仔细构思案件的进展,一步步推敲,即便走错了路,写废了,也会暂存下来,不急着重删,因为这些看似错误的尝试,可能会在后续故事中发挥作用。”

构建完整的剧情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作者对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警察陆令》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它通过合情合理的设置、细致入微的描述,成功地将现实与文学结合,呈现出一个真实有趣的世界。

王奎元说:“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上帝视角让案子轻松攻破,相反,我想强调的是符合逻辑的推理和调查,呈现公平正义的力量。”这种正能量的传递,使这部网络小说拥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生活中我们很难遇到那种逆天改命、一路平推的人生,更多的是平凡真实的琐碎和烦恼。”王奎元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扎扎实实地写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故事,读者也在阅读中产生了共鸣。

现在王奎元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时刻关注着AI(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科技领域的进展。他认为,这些技术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间将会对警察破案产生巨大影响。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探索这些领域的变化。他不自诩为作家,而是将自己视为一名作者,“既然选择了写作,我的目标自然是写出高质量的小说。我可能没有非凡的写作天赋,但我会尽力将自己的想法和故事写出来,尽我所能,全力以赴。”